

永樂大典

卷二千九百四十
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九

九真

神

吏稱為神

折唐書在威列傳威累遷陝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醉夜分輒決事裁刮精明無一毫差吏

稱高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秘書監

皆服為神

五代史李克用初在韃靼從其群豪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

步射之輒中群豪皆服為神

淮人以為神

五代史吳越王世家淮南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錢鏐遣其

弟錫鏢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待行者求馬奉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順網淮人聞鈴聲連舉網乃遁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

郡稱為神

宋史未壽昌知閬州大姓雍子

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略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婿汝子故

永樂大典卷三千九百四十九

一

汝代其命有之乎因色動則又視之曰汝且死書券押汝女為婢指錢為顧直又不婿汝子得奈何因悟泣涕覆面曰因錢誤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為神

民以為神

宋史無咎雖助集陳朝奉墓誌宋陳輔為義為今民有以財雜其里

中私貨禁物者君思出今日往某氏室取其物幾何民不得逃物若合契咸以為神元史張庭珍傳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尹有控騎士縱橫街陌庭珍察其為盜捕殺之民以為神

精化為神

太平廣記西王母謂漢武帝曰子但愛精種國閉氣吞液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神神化為液液化為

為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

玄默為神

兩漢書揚雄長楊賦人君以玄默為神

主之

急務

刀圭為神

兩漢書同契服之以一丸刀圭最為神蓋還丹入口如蜜之甘香曼靡之清涼所謂刀圭者刀

頭圭角於子角及其成功則十變萬化妙不可測非旁門小術可得而擬倫也稱之為神宜哉

不測為神張子 正蒙

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東漢書 所在稱神魏傳御史

刁想違尚書出為魯東海二郡宋劉放彭 舉郡稱神集徐起

民有弟兄殺其親者郡悉其名縱賊使亡更勿其文書欲使無迹而不孝基表云起治廣州

子還為閭里患暴亂不禁會起至閭視簿書急發吏捕賊案正伏辜舉郡稱其

為神畫格稱神 逸而范瓊趙公祐稱神蓋其工方圓不以規矩惟傑見者

皆知愛之凜然猶神 且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欽復起視事望之

凜然猶神明云七獻神 禮記禮器七獻神此曰七獻神也祭祀以馭神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

神注云在典內者祭祀其先者皆祀五祀也

其鬼不神老子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其鬼不神神注云

有通之國其鬼不神司天屬神 史記曆書頡頏命南正重司天

有通之國其鬼不神以爲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淫德好神西漢書郊祀志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然二龍去

昭靈遇神兩漢書高祖母昭靈夫人嘗息大澤

元夜遇神唐中朝故事徐彥若弟彥振大

永樂大典

卷二九四九

曲間夜深有一人前揖因與同行謂徐君曰公貴人也他平賢兄必為輔
 弼之官若近十年即須請退去京五十里外方免難也不爾當有禍患行
 及一小巷口其人曰某在此巷內居別日請相訪遂分路而去經旬日乃
 振行及其巷口乃入訪之並無人居行十餘步有一小神祠祠外路已窮矣
 於是謁其神見土偶宛是夜中所覩者若含咲相視秀振官至左諫議大
 夫兄方居宰輔遂訪於兄時四方皆為豪傑所據惟廣南是嗣薛王知榮
 為節度使秀若遂請出廣州昭宗授以節越而去果免於難太以廣記滿
 思遇梁武帝從孫父慈為侯景所殺思遇以父遺禍不榮仕進常慕道真
 遇神人故名思遇而字望明言望於神明也居虎丘東山性爾靜愛琴書
 每松風之夜罷琴長嘯一山樓羽皆驚常雨中生石酣歌忽聞叩柴門者
 思遇心疑有異令侍者送問乃應曰不須問但言從浣溪來及侍童開戶
 見一美女二青衣童子從之並仙人之容思遇以山人見之曰適聞夫人
 從浣溪來而中道遠不知乘何車與女曰妾聞先生心懷異道簡眾為心
 亦非車輿乘風而至思遇曰若浣溪來得非西施乎女回顧二童將別思
 遇曰夫人此去何時來乃咲曰不必興懷乃就寢爾及曉將別思遇又詰
 來期女乃掩涕曰未敢有期空勞情意言訖便乘風而去須臾不見惟覺

永樂大典卷二九四九

三

異香滿室時陳文帝天 **豚黍樂神** 神時類偶西京雜記戚夫人
 嘉元年二月二日也 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

段儒妻說在宮內時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鏡為妖服以趨良時 **越婢**
 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

下神 西漢書景十三王傳江都王建淫虐自知罪多心內不安與其
 石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慈望漢廷使者

即復來覆我 **擊鼓下神** 續後漢書董卓傳李傕喜鬼道信巫覡
 我決不獨死 厭勝之術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常

以三牲祠董 **冥交于神** 揚雄太玄經天玄交首初一冥交于神
 車於省門外 齊不以其貞

搜神 音書于寶傳于寶嘗病氣
 絕積日方悟見鬼神事遂

撰搜神記示劉俊恢 **江氏夢神** 南史齊何胤傳先是胤疾夢江
 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

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 **夫妻祝神** 孟康子雜記上篇衛人
 說為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 有夫妻祝神者使侍布

百匹其夫曰何少非其
殺人祭神 高書流木州或殺人使村

曰布若多于當實要也
小屋或懸觸腰以為佳入於樹上
禁殺牛祭神 倫拜會稽太

以前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為神主
宇俗多淫祠民常以牛祭神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
托鬼神休飾愚民皆按論之有妄屠牛更輒行罰後遂斷絕
金銅

鑄神 舊唐書禮敬志天寶三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於
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玄宗身天尊及佛各一
工人

塑神 羅昭諫說書吳之建報恩寺也塑二神於門土工丑木工互不
相可木人欲虛其內空其外開通七竅以應胃臍脾包日靈聖

用神吾工土人以為不可神尚繁也通七竅應胃臍必有塵滓之物點入
其中不若吾立魂而澄不通開竅設無靈何成於吾木人不可遂偶建馬
立魂者竟無所聞通竅
驅虎檄神 唐書顧少連為登封簿邑有
者至今為人之禍福

虎檄神虎
作誓告神 唐書高軒傳畢師鐸怒研研呂用之專志
不為害 欲討之乃帥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張

永樂泰卷三九百四九

神劍與鄆漢璋聚謀謀既合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為
大丞相作誓告神乃移檄州縣以討呂用之為名而起
良玉禮

神 唐張說集王其方神道碑云 良玉禮神用之西序之器捨之南山
之璞固然不有其珍也君子安命進之杆城之雉退之去國之老墮

然不夫
蓄靈蓄神 唐歐陽修集甘露述意天冥冥其間蓄靈地
其心也 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

身無聲苟有可獲以物而
獻羞飲神 唐李元貞集邪天頌獻羞
旌苟無可獲物不虛行 飲神供燎登天神下於羞

高樂作
閱庫問神 太平廣記江西有驛官以外事自任自封史
於無聲 怪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切一室向酒庫諸飯

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
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酒庫諸酒畢備後有

神問曰何也曰蔡伯喈
禁迎神 全前責耳餘干有一富人作社火
刺史大笑曰君誤矣 迎五聖逐三次往行在者拜祭畫

成圖歸裝官家駕出迎神呼八十八為細甲軍皆用金銀二紙為之因舞
儀衛俱全又裝一人儼然赭袍坐於輦上後州郡因詞訴取社首數十人

因元之此字真箇市所以
迎神社人有禁固有意也

誣神 淵泉日沈對向海使秦時疏舉步大
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今以易大傳

文考之
殊不類 **被酒蹴神** 好學負氣紹興三年赴漕臺試於江陵道中
過一廟望其像貌雄整衣冠入詩焚香致清因擲盃決得夫凡三擲

皆得除琰以為神不賜許時已破酒遂發怒取琰毀之神側而判官所謂
善惡二部者揚因控惡者指仍批其頰大聲叱之曰教汝作判官略無靈

驗虛受身真何似請我做我文章十分準擬科第何不報我引足蹴仆之
乃去絕出門行十數步酒微醒覺渴問今僕汲水未及而覺撼呼弗應僕

掖往村即就榻少息移時覺起謂僕曰酒之累人如此吾適入廟實為無
禮遣二卒追詣庭下神王詔責甚峻賴善判官力為分辯曰此予是岳州

一箇好秀才志行不凡前程未可量只被一醉所誤若置之重罰却成大
猛不如令充惡部使祇役於前庶得謝過可也王首肯頷二卒曰暫押去

却來觀此市勢我必不免索筆作書與妻詞意悲哽封題校僕技率而逝
處女嫁神 豫章志松陽門內有秦時大樟樹漢以來立廟祠之
郡人每歲送良家處女具婚禮送廟謂之嫁神經夕

永樂大典卷千九百四十九

五

女死取屍焉唐高宗時道士胡惠超能為符呪之術是夕留符廟中女得
不死於是積薪將焚樹道俗驚懼樹上有鶴雀巢數十欲呪前三日翔飛

空中徘徊不下又四邊居宅柳此皆是竹木
恐火延燒于時風吹焰直上旁無損害廟廢 **衝觸醮神** 龍虎山
志高士

張元英長沙人宋景定間遇異人授以道法今為道士一日主黃蘇醮忽
有人自縛門柱曰適在化洋市飲酒散牛肉衝觸醮神今縛我乞師

垂救元英乃曰彼既知畏神
宜釋之以水奠之縛者立解 **辱國瀆神** 言行應盟劉忠肅公年
在南京幕府會司農寺

頒新令盡斥膏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嗣伯廟歲為錢四
十六貫做子廟十二貫公嘆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

為朝廷言之耶張公雙然因託公為奏曰嗣伯遠於商丘主祀大火火為
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敬子宋始封之君闢國此地本朝受命建

號所因又有受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志今若令承買小人
現利死棄濟使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過此三朝以慰

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
國瀆神莫此為甚速令行下更施行 **醮錢賽神** 燕浩考吳京師百
司胥吏每至秋必

贖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制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曾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又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史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又雖神佛亦可天也子美云且留邸之祀神緣常歲而為會後餘共享京局皆然竊謂前規有所未便起無名之舉會不肖之徒且贖歛吏人宜如斥賣棄物嘯聚非類宜如宴集同僚蓋子美乃是不欲贖錢而奏用市故抵錢會客也

嶽峻基神

宋王珪華陽縣賜極密制使陳升之生日禮物詔陽

重表節嶽峻基神祀蓬天之誕祥將

推恠引神

宋曾鞏元豐類

簡易而合於人情者也推恠引神注

經神

王子年拾遺記後漢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

弄術河洛讖緯以及遠年古詩歷代圖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為註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較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箴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藏種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文淵公集經神賦

永樂大典卷三十九萬九

六

明世宗皇帝神天昔鄭康成英聰挺生擅窮經之妙譽著饗德之嘉名識洞精微我則惟聖所通學錄幾與我則用晦而明豈不以溫故知新博聞強識明先典之典義晚聖人之遺則足以道並無方功侔不測下俾靡怠莫窮乎變化云為開卷自精可憐乎聰明正直豈止未遊心萬仞皓首一經爰因學以知道遼表人之最靈闡揚乎黃卷青箱難逃禍福講貫乎三墳五典可洞幽冥岳岳騰芳孜孜擅美允符得一之義免配害益之理敦詩周禮應道岳降之言學易彌勤自合著圓之首若夫彼之神矣於冥漠而足稱此之神矣在探討以為能諒咸因於廣博固非自於依憑皇士安之書注豈能方軌社元凱之傳解誠宜脈膚歛號堪嘉斯言可度蓋經明之是務豈石言之有託多文為美知福善以攸同非聖不談信依然而宛若偉哉斯人揚名立身以學倏而既顯將誠感以斯親有同乎周李劉珠皆稱漢聖且與夫隋初揚素止疏江神是何盛德昭然遺芬若此當一時之攸仰俾千載而可建神考神考與百神而有殊吾亦禱之久矣

薛靈芸針神

王子年拾遺記魏文帝時

常山有美女姓薛名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守谷承獻之文帝帝名之曰夜來妙於針功難覆於深帷重陸之內不用燈燭之无裁製立成

永樂大典

卷二九四九

非夜來縫制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針神也類說魏文帝夫人薛靈芸少選入宮芸別父母升車以玉盤盃承淚盃皆紅色帝遣文車一乘迎之望而歎曰昔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名夜來

詩神

金門歲節賈島祭詩神

錢神

晉書魯褒傳褒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紀綱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慮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實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夫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家前錢少者落後履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若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哥以富人哀此我獨錢之為言象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閑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綺相如乘高蓋而解精尊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况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公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辨金門而入紫閣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念乎非

永樂大典卷二九四九

七

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思雖非錢不解今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己已執我之手担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不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其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

酒神

雲仙散錄醉錄曰酒席之上

洞神

羅泌路史

二靈記靈書八會自然洞神三皇經云三皇曰黃帝之文黃帝以金玉為大皇所授玄玉為商有玉為文地皇所授黃玉為商白玉為文蓋道家者流以三皇為三皇大洞經云三皇理者玉為洞清玉為洞玄大洞神也

大郎神

能改齋漫錄本朝樂府有二郎神非也按唐樂雜錄曰離別離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宛獄籍其

家妻配入掖庭善吹箏象才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弟行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又曰怨回鶻乃以大為二傳為之誤

獸名駭神

太平廣記後漢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善直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狀貌醜惡百

神

續宋鑑長編寶元二年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上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對曰唐五日一開延英蓋資開燕以輔養聖神上曰與夫宵衣旰食固不伴也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上感小疾太醫數進藥故琦有是請上訖不從

胙聖神

宋蘇東坡集謝宜召入院表生資文武天胙聖神

其知如神

史記光本

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取勝如神

蘇子由古史白起傳范雎往見白起曰君嘗以寡擊眾取勝如神况

以強擊弱以眾擊寡

誠信如神

荀子致士為誠信則如神言物不能欺也

奄忽如

神

西漢書酷吏傳河南太守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然疾惡近者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

決遣如神

西漢書朱博傳博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

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逆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趨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教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

永樂大典卷三九九四九

九

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史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解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

人皆罷去如神

用兵如神

續後漢書郭嘉傳嘉謂曹操曰袁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

神軍人恃之

發擿如神

西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為潁川太守頗知人長之

爾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其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夫發姦擿伏如神晉書李泰傳泰為成都令每發姦擿伏所在如神南史

宋范雲性機警且善屬文為吏部尚書居選部奇任隆重書牘盈按賓客滿門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如神時人莫不服其明瞻又顧

憲之為建康令發

擿姦如神

宋史程師孟傳師孟累領劇鎮為擿姦伏號曰如神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其

擿姦如神象慈不違跌宕者必痛懲之至勅絕乃已所部肅然宋汪藻

浮溪集開封程振大尹謝上表惟三輔幅員之大萃四民叢索之多必擿

姦如神方勝姑爾之訟苟無

備非術能無擿之驚

政化如神

南史王琇傳琇仕齊為餘抗令政化如神尤善於擿

伏下至吏卒民庶舉莫能欺也 **辨訟如神** 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人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攻

為天下第一吏人詣 **惠化如神** 南史傅瑛傳瑛子翹為官有能

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捕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則憲綱自行動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

不理 **變化如神** 金樓子興王為魏武帝曹操用師大較依孫吳得光

玠傳胡世將問武順王吳玠所以勝玠曰要在用所長去所短金之方夫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之士卒不如金人之堅忍據其形使更出銳兵且

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陣之間變化如神然運乎心術之微則玠有不可言者 **禽姦如神** 北

齊神武之子彭城景思王淮傳淮都督定州刺史為政嚴察纖介知人間事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史君

在涪州日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淮乃詐為上 **博辯如神** 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

永樂大典卷三十九百四十九

十

續資治通鑑劉敬奉使契丹敬素知虜中山川道里虜人言北國回曲十餘里至柳河故曰自古松亭甚直而近不數日至中京今不道彼而由此虜人驚嘆蓋故迂其路欲以國險誇使者又順州山中有獸如馬食虎豹虜人以問公為言其形狀音聲曰此駝也虜益歎敬之博辯如神

料敵如神 新唐書韓充傳充為義成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

候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如神

加檢校司空宋史劉几傳遣吏告夏人趨大順英宗問几几曰料敵如神非夏人可近正恐與趙明為讎耳帝曰明之子奔馬

入城幾為所掩卿料敵亦何神也以几為秦鳳總管 **應對如神** 太平廣記盧莊道范陽人敏悟冠今古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

平境二十縣令以幼年懼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特繫囚四百餘人須預書狀莊道但闕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以為言莊道從容自

若望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杖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 **奮奇如神** 唐柳宗元集漢原朝銘

永樂大典

卷二九四九

圖吐謀洞靈奇
如神，奔之胃也。

出入如神

五代薛史後唐石君立傳君立又
名石家財王禮之通晉陽也城中

無備安金全驅市人以登陣保不完時莊宗在魏博被應不暇人心危懼
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擅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

徑至城下馳突斬擊出入如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
是夜入城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殺於外遂明梁軍敗走

神

比欲以奇兵擄其腹心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均士病又欲據
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揚五奄至馳突如神

臣今退保莘縣李士訓兵以俟進取

奮擊如神

五代薛史
後唐明宗

從武皇與周戰徑犯其陣奮擊如神梁軍退去明宗回中流矢血流
被股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卮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汝為從周

鞠獄如神

宋史張逸知益州華陽賜長殺人誣道旁行者赫
令受賂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寬守

者最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
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蜀人為神

默記如神

宋史張文宣公權知
開封府府事至繁為

永樂大典卷二九四九

十一

尹者皆置版記事公獨不用然記數百人以此
遺決了無遺亡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侵欺

裁決如神

宋史
王十

朋受紹興府劾判既至或以書生
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得行

決事如神

宋范仲淹年譜公
知開封府決事如

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
無憂有危君宗師無事有希文

斷訟如神

蘇州志宋孫克宇
伯純知蘇州治獄

不為斷訟如神地張在已
無所吐茹吏畏而民愛之

決訟如神

慶州府志馬光祖夔州人
嘉熙三年自官講到任決

訟如神時歲大歉行荒政計口賑糶民以無
飢父老論前後賢守必以手加額曰為官講

默之如神

清江三
孔集孔

文仲唐文宗論夫人君之道動之如天然之如神持之為剛
厲之為斷是以寂然而應天下之事得失是非無不至也

至誠如

神

宋楊誠齋集賀壽皇立紹熙皇后表至誠如神游心於淡
養以天下何如釋位以事親而對于嗣君自有同德而作合

出沒

如神

宋李曾伯可齋集回丞相違事公副賊聞城則援城賊飲江則
保江淮警則備淮荆急則備荆賊縱東西而隳突我足上下而

姦賊於是剽輕判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皆未應募同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辱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復案姦究所發若神後陶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

盛才明悟若神敬之若神南史宋謝靈運密性嚴正婢僕之前常自比子貢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

巧思若神隋書藝術傳耿詢丹陽人劉意造渾天儀柱國王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為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

王秀徙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為朝廷惜之上於是乃持原其罪

神新唐書顏真卿傳真卿論宰相元載上疏有曰天寶後李林甫得君

先關白時關人表思藝因宣詔至中書天子勅許必吉

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為喜若神故權寵日甚

辛文房唐才子傳高駢棄人間事絕女色屬意神仙鄱陽商僧呂用之會妖術役鬼神及狂人諸葛殷張守一之徒凡十餘輩相引而進多為謬悠

長年飛化之說羽衣鶴毛

詭辨風生駢事之若神馬

出入若神唐書李光顏傳光顏從大將高崇文平劍南數奉旗

陷陣出入若神遂益

知名進兼御史大夫

畫妙通神晉書顏延之善丹青曾以一厨

者其後玄開取之雄云不開僅之不疑直云畫妙通神變化飛去猶人之

登仙也

錢通神顏府群玉張延賞開度支有一窺獄公判度支

聲再通神

錢通神期平反之案上有帖云奉錢伍萬貫乞不問其

道術通

神宋史蔡卞傳卞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故人張懷素敗卞素與

之游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高力士坐降職夷堅志

江州天慶觀道士楊德一戒行端訪持法精專嘗畫夢到一大宮室掛朱

書巨牌曰報應所寂無一人守門遂入見東廡揭榜云江州太守來日詣

本觀燒香披猖神速染次一牌云德化知縣以明日曉遣邪祟可付楊德

一治之及悟自以姓字通於神明為喜是夕江州守德化案皆同此夢明

日守以朝拜拈香歸府即得愛疾其家人既聞所夢立遣快卒遊揚師至則守已悶榜書符三道次第使淮服隨手而愈方出儀門縣宰之使亦至扶車奔行望見縣宰固周如狂痴與一符吞之亦愈揚師觀後夢抵昨處又掛一牌云知州知縣兩案皆伏辜榜嘆道術之感格始為其徒言之予謂郡守縣令職有民社乃因謁觀宇而受侮神能預疏其故明以告得一何不祛斥邪崇顯令肆虐豈冥冥之中固欲世間知所敬奉安由以示人耶殆不可測度也

玉管通神

曾慥高齋漫錄李賓王曰昔陽人躬行君子人也又善相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知慧察其皮毛皆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頰頰

服漆通神

溫革續雜記浮漆不沾者

畫馬通神

曾慥類說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急鞭馬醫曰大似驛幹所畫後以語幹幹曰是真吾所誤

孝悌通神

唐王右丞集紫芝木爪讚

色者至今視所畫即有一馬缺一足如是畫通神矣馬醫所復錢乃成尼也

舜孝通神

宋蘇東坡集上呈帝賀冬至表 免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九

十四

仁冠古舜

性定通神

龍文經性定可以通吾之神

鍊性通神

劉子

不燥則素絲自盡於匡籠心之不榮則才智屬於心胃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性情未鍊則神光不發

漢筭

有神

漢書耿恭傳恭為戍已校尉屯金墉城北單于來攻恭恭以毒藥傳天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瘡皆涕乃大驚曰

漢兵有神

君章有神

太平廣記梁安成王在鎮以羅舍故宅借錄事劉朗之嘗見丈夫衣冠甚偉而立朗

之驚問忽然失之未及還朗之見

樗蒲有神

晉書載記慕容寶

長安與韓黃李根等目讎樗蒲寶見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宜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三擲成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

落筆有神

張道新說唐王勃年十三游江右忽遇神人告以問

清風助其舟水陸七百里未曉抵岸及文成問公問之曰子落筆似有神助今編示群英皆面若土鐵貼然心服乃召勃出俸語左右曰今帝子聲

永樂大典

卷二九四九

流千古吾之名聞後世使共都

鐵鞭有神

五代史安重榮晉時為成德軍節度有異

志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無死

下筆有神

蘇易簡筆

譜隋朝蔡生以善畫聞畫興福寺壁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

督捕有神

金

王擴傳泰和伐宋山東盜賊起被安撫使張萬公牒提控督捕擴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舉止不常捕訊果歷城大盜也眾以為有神

化

若有神

潼川志云黃兢字思謹扶風人為郿縣令贊曰化若有神

真中有神

度人經

神長生大君又度人玉晨大道經曰身中之真泥丸尊神輔卿劉仙三元帝君守護玉關調養生元

百節有神

黃庭

道不煩決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

所存者神

孟子盡心章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用

永樂大典卷二九四九

十五

之者神

抱朴子內篇揚玄卷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

氣盛化神

禮記

氣盛而化神疏云志意蘊積在中故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

教善化神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

上淮東閣提刑書齊之以禮和之以樂教之以善化之以神而有不率者未能去刑

虛極化神

元李道純中和集虛

極化神神

至精至神

淮南鴻烈解精神訓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宋真集

至精不二雖與物接而其一不雜則在有而不蔽於有至神不測雖與性俱而其應無方則在無而不溺於無朱子語錄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

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

名爵示至神

宋史陳舜俞傳舜俞知山陰縣詔候代還試館職舜俞辭

曰名器爵祿破礪多士且示以至神為可邀期如付剡契微中書帖上之

精義入神

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邵子觀物外篇神以致用也不精義則不能入神不能入神則不能致用也張子正蒙精義入神豫之至也又精義入神事豫吾

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又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故齋說精義入神，以致用則自內而推之外者也。利用安身，以崇德則自外而施之內者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則天人物我混同無間，無內可推，無外可施。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者也。雲笈七籤義必精，然後可以入神。**精藝入神** 尚意營論策精藝入神，精於射者，其天入神。荀入神矣，其致用於庖與射者，何有精於技者，獨若是而况精於義理而入神者乎。**畫思入神** 新唐書文藝列傳，王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尊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倚覺寮雜記筆談云，王維畫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惠洪云，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芭蕉方開花，知前單雖畫史亦不可，洪作詩時未到嶺外，存中亦未知也。**小篆入神** 宋李潛軒集跋東坡表忠觀碑字，老坡所書傳國寶，造妙入神。書小字表忠觀碑，絕不類異時所見，豈非

造妙入神，將無所施而不可耶。**超理入神** 雲笈七籤真系論曰，超理入神，混合於氣，無為而不為者，我真家之道也。**存神** 張子正蒙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畫，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沈明遠寓簡神氣交養，氣定神全，此存神之至要也。胡五峯知言寧親莫大於存神，程若庸性理字訓心之所主，不疾而速，是曰存神。雲笈七籤脩真連珠曰，神者主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去之。神之無人，難以自固，形之無人，難以自駐。若是形神相親，則表裏俱濟。又白玉蟾曰，存者有也，人能存我之神，閉目見自己之目，收心見自己之心，謂之存神。**過化存神** 孟子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元王惲秋澗集進呈世祖皇帝實錄表，始平大理，再駕長江，過化存神，有征無戰。**履**

永樂大典卷千九百四十九

其

道存神 湖泉日記明心何似，冥心明道何似，後道明神何似，存神物交則心者治亂也，理也德也，命也外之者人也，內之者士君子也，知而弗忘者學者也。**凝神** 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適楚，出於林中。

見向儂承烟猶擬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凡
二不墜則夫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夫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擬之也吾
處身也若保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
其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之其何為而不得孔子頤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金丹大要昔
日遇師真口訣只要疑神入炁穴
先學凝神 隨目紀述天遠中
無窮愚智異苦樂同學人深於妙道者先學疑神
入室竊次學融神出空寂二法純然其道成矣
靜以凝神 宋
潔齋集表學鍊基志 正以利己
謙以待人勤以積學靜以疑神
棲心凝神 悟真篇修煉之士
情稍保氣栖心疑

神立基 **鼓舞盡神** 易繁辭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溫養 動神鼓之也靜不鼓
舞則不足以盡神 **卽物盡神** 湖尹子一子為無一物非神是
也上公九命教已崇拙烈業更茂茂以加天是故制

樂以頤神 雖必路史發揮九錫備物霸者之威禮焉錫也者賜
也上公九命教已崇拙烈業更茂茂以加天是故制

之褒錫以龍綬之車馬以代其勞
衣服以章其德樂器以頌其神 **妙世頤神** 晉二位集陸雲登
世頤神思我玄 **垂拱頤神** 唐顏魯公集賀上皇表伏願陛
下浩若無津 **養**

神 莊子刻意為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
雜則清其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
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錮
者世而藏之不效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正派無所不控上際於天下

燭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統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
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
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
純素謂之真人曾慥類說夫欲養神先須養氣養氣先須養腦養腦先須
養精養精先須養血養血先須養唾養唾先須養水四九還七返者大而
論之一平小而論之一日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為
七返却到 **含精養神** 魏伯陽參同契含精養神通德三元三元
坤為九還

精神乃氣和氣之用於一身而百病
為氣無不貫通。自不知大用之流轉。

忘氣養神

宋真集宋齊丘
化書聖人窮通

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
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

儉視養神

宋真集齊溪先生云。儉於聽
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

葆氣養神

湖泉日記葆氣者壽。養神者無
往而不自明。神氣相宣而為化舉。

蓄氣養神

宋麻穎演集再祭旅宮保文。蓄氣養神以終其身。中忘
我以發照。外忘物而達虛。至於變化之日。自然天真。

保形以養

神

雲及七歲修真經告曰。有者因無而生。形者須神而立。故
有無為之宮。形乃神之府。莫不全宅以安。玉保形以養神。恬和

養神

雲及七歲修真品曰。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
蕩則形傷。行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

恬心。則不誘於外也。又參同
契曰。含精養神。道德三元。

真道養神

老君寶錄老君謂尹喜
曰。偽道養形。真道養神。

神真道通。能亡能存。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形為灰土。其可識焉。耳目聲色
為子留戀。鼻口所喜。香味是死身。為性本痛痒寒溫。意為形累。愁憂憂煩。

永樂大典卷十九百零九

十

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壽命不延。其來久矣。予當先損諸慾。莫令意逸。閑居
靜寂。稍思齋室。丹書萬卷。一如守一。常以虛為身。以無為心。無身之身。無

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向。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虫魚
鳥獸。而虫魚鳥獸歸之人。能虛無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

摩火

養神

關尹子摩火以養神。
神之所以不窮也。

吸風養神

關尹子吸風以養神。
精之所以不窮也。

忘機養神

會真記。絕念忘
機。可以養神。

太上養神

文子下德篇云。
老子曰。治身太

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
之本也。肥肌膚。充股腸。供嗜慾。養生之末也。

出神

吳中舊事。范文正
公長子。監簿純佑。

自幼警悟。明敏過人。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機
事。皆預通知。蓋出神至虜。是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皆監簿之力也。

一日因出神。為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甚少也。張子賢聞之。
公之族子。簡秀和云。盤山語錄。昔有道人坐中。忽然神出外遊。數百步後。

回。乃見本形。依然端坐。如是數次。亦不為奇特。乃與平常念頭出外一般。
只為少子分明。若認為功。便是看邪也。悟真篇。夫煉金丹。忘機絕慮。勤而

永樂大典

卷二九四九

行之定。出神也。酒亂其神荀子解蔽篇。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頭步之澮也。

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酒濁其神淮南馮異解。泥論。夫醉者。從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

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知幾其神張子正家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人服其神臨川志。陳儒字。

漢卿臨川人。幼聰慧。刻志于學。登紹興十八年第。授明州推官。有盜穿庫藏。父弗獲。連逮無辜。公疑必守藏者。訊之果然。人服其神。常

拘其神胎息經。學道之人。常拘其神。以爲身主。主既不去。身宜傾壞也。內養其神仙傳。崔希

範曰。外忘其形。內養其神。是謂登真之路。谷神老子成象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

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朱子語類。正淳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曰。玄牝。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宋真集作後之證。

永樂大典卷二九四九

十九

則爲弱狗。消息之機。則爲橐籥。生化之原。則爲谷神。又谷神之能虛能應。是生生化化之原也。無應則無生。無虛則無化。有生有化。故橐籥受之以

爲虛。而弱狗隨之以爲新陳。沈明遠寓簡。夫天谷者。泥丸者也。泥丸之神。是曰谷神。谷神主以天真之氣爲體。黃氏曰。抄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

云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之意焉。上陽子外鼎者。亦名谷神。亦名神器。亦

名玄關。喪妻傷神韻府群玉。魏荀聚妻亡。不哭而傷神。歲餘亦卒。典選傷神王

新對唐書曰。陸元方素清慎。或后時。再執政。每遲遲。群臣后必先訪問。外秘莫知。臨終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久飲傷

神山居備用。久飲酒者。傷腸。關胃。潰髓。蒸筋。傷神。損壽。多笑傷神山居備用。多笑傷神。陽民

神古三墳書。陽民神。受萬物陽之民也。獨立守神黃帝素問。黃帝曰。余聞上

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故天地無有終時。天地守神鬼谷子。聖人者。天

抵則深德而待時有可抵則為之謀此道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應為大地守神

塗卻守神 莊子大運篇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天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

無耳守神 無耳為守神 觀文經人之守身不如守神

心藏神 黃帝素問岐伯曰夫心藏神肝藏氣脾藏血脾藏肉腎藏志

老子曰人無為而治有為也即傷無為而治者為無為為者不能無為也

不能無為者不能無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無無

言則傷有神之神也淮南鴻烈解說山訓人無言而神無言者道不言也

無言能致於神也神無言者道不言也無言則傷

其神之神者道不言也無言則傷

路史後記其工城 **可以役神** 關尹子七釜篇有誦呪者有事神

張明德任智自神 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以役神

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

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為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明則神** 管子心術

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

神矣神者至貴也故詔不辟除則責人不吝焉 **乘璣則神** 管子

為凡用兵者堅攻則朝乘璣則神攻堅則璣

者堅乘璣則堅者璣故堅其堅者璣其璣者 **不知其神** 陰符經

神而所 **神之又神** 莊子天地篇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

以神也 **體性抱神** 莊子天地篇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

而能物焉神之 **解心釋神** 莊子大同乎溟滓解

萬 **喪神** 鬼谷子陰符篇志

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

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 **用神**

韓非子解老為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

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

服於埋者也。誠信生神荀子誠信生神。夢誕生惑。七返生神龍文經火

生神。積陽生神黃庭經積陽生神上。火中生神龍文經

生神。焦心勞神西漢補遺朱買臣難公孫弘禱曰陛下為萬

甘飽肥唯一身也。所為焦心勞神以天下也。受命合神太平

上元夫人語漢武帝曰阿母今以瓊爰妙輶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

鍊靈合神雲笈七籤鍊靈合於至道。體國在尊神春秋

也。故不專不長不神不化。未欲為尊者在於任賢欲為神者在於同心。賢

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乘則變。棲神茅君傳九錫文曰

永樂大典卷三十九萬九

五

以神補神會真記以神補神神無不鍊神道體入自然。

煉氣成神傳道集煉還丹之道煉形成。虛心待神真

營攝百絕。虛已鍊神漢高禮樂志虛已鍊神師古曰鍊故也。豪俊有風

神北史渤海高莫豪俊有風神李昌末首榮作亂朝廷以其為山東豪

神右即家拜渤海太守其率合境徙居河齊間魏朝置東燕州以其為

風神高邁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風神外偉北

魏清河王暕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內修形

神抱朴子內篇微旨卷所為術者內修形。澄心神法苑珠林酒

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故因所以去怪標
淨身口嗽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延年
玉籥和我神 真誥

和我神金
醴解我憂
有遠體無遠神 晉書簡文帝初封會稽王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

為惠帝之流但清言差勝耳沙門又適嘗見之曰有
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即其行事以為報獻之策
體合機神

晉二俊集大司馬陸公誅昭德伊
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
時似是神 世說新語桓豹奴

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耗思殫神 唐書

博傳彥博遠尚書右僕射性周慎既掌機務進見必陳政事利
害及卒帝歎曰彥博以憂國耗思殫神恨不許少閑以究其毒
用和

安神 東谷所見劉禹錫鑿醫為善哉
簡潔安神 翻譯名義

域人年六百歲不衰唐代宗從之求留年陀曰陛下欲長年由
周繫安神神安則壽永簡欲則身安術斯已往貧道所不知也
心以

永樂齋卷二十九百四九

二五

繫神 唐歐陽詹集曲江池記若人斯
存思見神 唐張籍集

護氣常希語
存思自見神
養氣全神 張師正括異志張白字虛白自號白雲

不弟會親喪乃泣而自謂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千祿何為遂辟穀不食
養氣全神為道家之書無不研頤開寶中為道士過武陵寓龍興觀每

遇風雪苦寒則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永日方出衣襦沾濕氣如蒸炊指
頰之間悉已乾燥後嘗飲在氏酒肆後未嘗計其直家人每云此道士未

則酒客輻湊嘗題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
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卧在白雲深洞口自是沽者尤倍
閑欲靜

神 因學紀聞
陰謀日神 鬼谷子主事日成而人

固守一德此言神無形則氣
多內充童子亦有得於此也
得法契神 華嚴懋談既語默視牌皆

不長也聖人誅之於陰故
曰神成之於陰故曰明

得法與神何
必要因言說

慧解開神

梁高僧傳慧解開神則道兼
萬德通感通化則強暴以安

殿名

怡神

宋編年備要怡神疑神
皆疑名在燕頤殿兩旁

見易知神

張子正蒙知神而
後能饗帝饗親見

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
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物無踰神

張子正蒙地物也天
神也物無踰神之理

顯有地斯有天
若其配然爾

有形無神

尚意警喻論策假不如真章
如偶人馬有其形而無其神

安心

神

汝川子隨時錄三月草木榮茂
風氣俱毒切宜慎戒以安心神

陽神陰神

百川學海儲泳
祛疑錄有客舉

倩女離魂話因及張紫陽與雪竇禪師入定事謂雪竇以禪定成至陰之
爽故不能持物而還紫陽以金丹鍊至陽之神故能持果而返此事之有
無不必深辨大槩先輩以此別性宗與形神俱妙之功用不同耳因語客
曰陽神能運物陰神不能運回也今山魃物精邪鬼而已飛瓦走石運故
實貨瞬息千里謂之陽神可乎客不能對後世以此問
人莫得其說嗚呼知此說者其知性命之所以不同也

探蹟窮神

永樂大典卷九百零九

三

宋薛季宣浪語集漢宣室銘惟時孝文禮祠天地肅肅皇
皇受董寅畏獲帝敬武問于儒臣謙光昭灼探蹟窮神

以神合

神

道書黃雷淵曰符者陰陽契合之具也惟天下至誠者能用之誠苟
不至豈得而靈故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

萬物之神

守胎寶神

老君寶錄老君既誕
之後於是守胎寶神

脩真經告曰虛心待神營攝百經栖澄至真
當使憂慮靡干於玄宅哀念莫撓於玄津

一故神

朱子語類橫
渠云一故神

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
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聚精會神

宋范石湖大全集謝改官答聚精會神方圓國家之多難振策拔跡樂育
天下之英才錢塘韋驥集謝解啓察廉進善天下無沈棄之人聚精會神
殺中皆象
馬之黨

感神生魁

羅泌路史帝魁祀帝魁氏大禍氏
之曾孫也母曰任己感神而生魁首神

受職

子華子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乎而下凡
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走百神受職於廷也

神

不歆非類

左傳僖公十年晉侯伐秦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

時以晉界秦秦行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董仲舒春秋繁露載有一人家用祝降神祭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怪有一官員公裳盛服欲進而躊躇不敢進有一鬼逐頭杖袒手提斧力勇而前歆其祭是何神也主人不曉其由有長老說其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者家之子為嗣即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他晉家父祖來其然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

民神不雜

國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

永樂大典卷三十九四九

五

重祭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濟滿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走聖之後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樂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為之

神所立

古史楚世家初楚共王有子五人無適立乃大有事於群望而埋璧於庭曰當

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馬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切抱而入再拜皆塵組鬚韋龜知之故使其子成然事焉康王既以長立至子不終靈王暴虐不得其死子干子皙皆以無援不立而平王出君陳蔡國人附焉卒有楚國如神之命

神光照室

記室新書

三神降地

記室新書

宋興神現

錦繡萬花谷江南李後主時大宋行興忽見州城上有神

萬歲稱池

永樂大典

卷一九四九

法 溫韋瑱碑錄郭璞偷神法六十日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謂之八方俱白凡有動作等事皆無妨礙

偷神

法

溫韋瑱碑錄郭璞偷神法六十日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謂之八方俱白凡有動作等事皆無妨礙

命神

守丹鑪

仙傳廖冲字清虛謂公安二神曰吾居彬陽作丹可為吾守爐它日丹就汝亦有分丹成來風雲冥晦而昇

神人入夢

龍虎山志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公嘗假寐夢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領見容也遂生冲虛天師

神人應夢

仙傳世祖皇帝嘗駐蹕日月山昭慶順聖皇后久疾不瘥遣使召宗師張留孫于上都北王即試以法后

夢神人絳衣長髯甲士導朱筆白獸行草間明日召問乃答曰甲士導獸筆臣所奉法錄吏也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及春安矣已而果然乃語以神象進后聞之如夢所見指長髯降衣神曰漢天師也乃言於上命賜嗣漢天師號上從之給餉奉親三品秩乃予賜嗣漢天師號曰上卿

保固神氣

仙傳金母元君一號西王母謂漢武帝曰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耗則水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

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九

三七

藥石之費又無營素之勞取之於身爾百姓日用不知此故為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存則生

氣去則死萬物草木亦皆知之身以道為本豈可不養神固氣全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難復子宜保焉

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辭即勅玉女李慶孫出書以付於帝曰汝善脩之焉

通神變化

仙傳漢祖天師

張氏嘗入陽平山精思服鍊能飛行遠聽得身形散影之妙通神變化坐

神遊異境

仙傳林靈素嘗與宋徽宗皇帝飛神遊青華宮上遊月府福地洞天靡所不到也

全合天

莊子刻意為天有干越之劍者神而後之不用也實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播於地化育萬

物不可為象其名高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神勞則敗

莊子達生篇求

望援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逆損合過之入見曰獲之焉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

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改

神智

文子守清為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即智乃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即心平

神歸

文子洞古語云有功之功出於不功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寂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九

十八

重錄總攷官侍郎 呂嵩 林

學士 呂 智榮 漢

分校官 補修 呂 呂 景

書寫儒士 在 孫 應 集

圖照監主 呂 傅 洪 章

呂 徐 克

永樂大典

卷二九五〇